

結論

從魁瑞普契的論點我們看到，專名是嚴格指稱詞，但描述理論所提到的那些描述詞絕大部分不是。而且，描述理論所提到的那些描述詞有時是不確定描述詞，有時有指涉循環的危機，有時甚至是錯誤信念，這些描述詞不但無法確定專名的指涉，更無法給予專名意義。即使有些描述詞在命名儀式中被用以確定專名指涉，兩者仍可能指涉不同；即使有些描述詞是嚴格指稱詞，這種嚴格的描述詞仍與專名意義不同（這點魁瑞普契未明確論證）；即使試圖藉由寬範圍讀法也無法使兩者在嚴格性上的差異消失，這個作法仍是徒勞。因此，專名不是由這些描述詞確定指涉（而是由因果鍊的機制所決定），也不是由這些描述詞給予意義。

頌姆斯的部分，首先，在專名的嚴格性上，迎戰更多來自描述論者的論證，頌姆斯成功地證明：無論是藉由各種寬範圍讀法或者透過各種嚴格化改寫，都難以描述詞模仿專名的嚴格性。其次，在專名的意義上，在魁瑞普契論證專名不是由描述理論所提到的那些描述詞給予意義之後。頌姆斯試圖更進一步論證：專名的意義根本不含任何描述性內容¹⁷³。頌姆斯這個想法有兩個明顯的問題：一，包含專名的否定存在句是否無意義？二，知識論態度上是否反直覺？第一個問題頌姆斯只提出解決的可能途徑，當中仍有許多困難，第二個問題則解決得相當精彩。

基於魁瑞普契未加明確論證地肯定：「即使有些描述詞是嚴格指稱詞，這種嚴格的描述詞仍與專名意義不同」。因此，我依照魁瑞普契的論點而推演出：「專名的嚴格性」以及「嚴格描述詞的嚴格性」這兩種嚴格性的基礎，以及這兩種嚴格性基礎的差異。區分了這兩種嚴格性之後，有幾點收穫，第一，專名具有嚴格性是基於「因果鍊的專名指涉機制」加上「後設、對象語言的區隔」而得出的結果。第二，描述詞因為「後設、對象語言的區隔」而也具有去括號的特色。¹⁷⁴第三，極少數的、嚴格的描述詞，即使具有嚴格性，能迴避所有魁瑞普契所曾明白給出的任何區別，但兩者仍只是指涉相同，並非同義。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專名的嚴格性，作為區別專名與描述詞意義差異的重要特徵，描述論者當然對此爭訟不斷。從兩種嚴格性的差異，我希望可以引人察覺：即使描述詞能經由任何讀法或改寫使得描述詞也具有嚴格性，但兩者在嚴格性基礎上的差異仍在。這種嚴格性的差異源自於兩種指稱詞的意義差異：專名藉由因果鍊的機制，在一語言中透過命名儀式，與特定對象構成指涉關係。特定專名與特定對象雖是偶然的指涉關係，也是該專名意義的一部份。特定確定描述詞與特定對象的指涉關係則不是該確定描述詞意義的一部份。描述論者即使克服了兩者指涉不同的困難，使得描述詞也具有嚴格性，也無法克服兩者意義不同的困難。

¹⁷³ 詳細說來，頌姆斯試圖論證：語言學上的簡單專名，其意義僅為所指（除卻「使用能力」這種概念下的意義之外），沒有其他的語義內容（描述性內容）。

¹⁷⁴ 如同專名「尼克森」必然地指涉尼克森，描述詞「第一屆美國總統」必然地指涉第一屆美國總統。